



白毛女

华三川 画 方轶群 配文
少年儿童出版社

白毛女

华三川 画
方轶群 配文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【内容提要】

白毛女，是人尽皆知的故事。它通过喜儿的遭遇，深刻地揭示出：中国劳动人民在罪恶的封建制度下，被压榨、被侮辱、被损害的不幸命运，反映了中国人民反抗封建势力、坚贞不移的斗争精神。同时也指出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才能获得翻身解放，走上幸福的道路。



解放前的一个秋天，地里的谷子成熟了，沉甸甸的穗子望过去黄澄澄一片。这儿是黄家川，土地都是大地主黄世仁的。这时正是中午，火辣辣的太阳当头照着，农民们在地里收割，汗珠湿透了布衫，直往干燥的泥土里滴。



老农民杨白劳累得挺(tǐng)不住，慢慢地走到树下歇着。他转过头去，向地里的一对青年人喊：“喜儿，大春，别割了！看累倒了！”这时候，大春的妈王大婶送饭来了，两家就合在一起吃饭。老赵走过来，笑着指指大春和喜儿说：“你们两家什么时候办喜事呀？叫我吃顿喜糕啦！”



吃完饭，喜儿在捆(kǔn)谷子，大春帮着挑回去。那边大路上来了一辆(liàng)马车，车上坐的就是地主黄世仁。黄世仁看见喜儿，两只贼眼盯(dīng)住她。喜儿恨死了地主，背起谷子走了。黄世仁回到家里，立刻叫狗腿子穆(mù)仁智查杨白劳的帐。两人定下毒计，要把喜儿抢去。



交租的日子到了，一年辛苦种出来的谷子，哗哗地流进布袋。地主家的大车一辆接一辆，把谷子拉走。杨白劳带着喜儿来到交租的院子里。一个老头——大伙叫他老五叔的，连谷种都交上了，可是狗腿子说他还短少七升半租子，抽去了他的地不让种。老五叔气得两腿发抖。



杨白劳看自己的谷子过了斗，对穆仁智说：“穆先生，今年的租子，我交清了。春天借的那六斗谷子，我实在还不起……”穆仁智对喜儿眼（chǎu）了一眼，假笑着说：“好说好说。”他拨了一阵算盘（pán），又说：“本息共欠二十五块，按三分利息计算。”杨白劳想了想，只好说：“好吧！”



这天晚上，杨、王两家听说老五叔被地主逼得跳井死了，都非常难过。杨白劳叹一口气，闷闷地蹲(dūn)在一边，只是抽烟。过了一会，王大婶才慢慢说：“杨大伯，你可别东想西想了。我们有两个能干活的孩子，叫他们拼死拔活干一个冬天，也得把黄家的帐顶插过去。”



为了还地主的帐，两家四个人都起早摸黑地干着。大婶磨豆腐，老杨挑上街去卖。大春和喜儿到深山里去砍柴、采药、捡鸽子粪(fèn)。从秋天到冬天，溪(xī)水、瀑(pù)布都结了冰，山里到处盖着白雪，西北风冷得刺骨，他俩没有歇息过一天，每天都累得不能动弹。



两家整整忙了一个冬天，一个钱一个钱地攒(zǎn)起来，总算凑(còu)了几块钱，够还黄家的利钱了。这几天，老起来帮助他们修补好半间草房，只等明年正月初一到来，这半间草房就可以给大春和喜儿做新房。



这天已是年三十了，下着大雪，杨白劳想给喜儿买件红棉袄(ǎo)，可是没有钱，只买了一束红头绳(shéng)和一个发网。大春也用还地主余下的钱，买了两朵红绒(róng)花送给喜儿。喜儿接过红绒花，又羞又乐，一转身跨进房里，躲了起来。



大春乐滋滋地回家去了。喜儿关上房门，坐在炕上，放稳了镜子，一边唱歌，一边打开布包，拿出她爹给买的红头绳、发网和大春给的红纸花，心里说不出的快活。她梳好头，动手剪窗花，剪出一对对鸳(yuān)鸯(yāng)，剪出一双双大红“喜”字。



就在这个时候，杨白劳拍掉身上的雪，跨进地主家的大厅，从怀里摸出钱，放在桌上，说：“东家，这里七块五毛，今年的利息一个不少啦！”黄世仁头也不抬，眼睛向穆仁智一溜，穆仁智连忙说：“老杨，你别装糊涂。秋天，跟你说过了，二十五块钱一起还清，一个不能短少！”



杨白劳只好哀求说：“东家，这七块五毛钱，还是我拚着命挣来的呀。要我连本还清，砸(zhā)碎了我的骨头，我也拿不出呀！”黄世仁眼一瞪(dèng)，说：“还不出，把你的喜儿领来顶帐！”杨白劳吃了一惊，扑到黄世仁面前：“这不行呀！”黄世仁把他推倒，叫：“写文书，明天把人送来！”



穆仁智立刻写好文书。文书上说，杨白劳自己愿意把女儿抵帐。杨白劳苦苦哀求说：“东家，行行好吧！”黄世仁一脚把他踢倒，喝(hè)一声：“把他捆起来！”杨白劳气急了，从地上爬起来说：“我找人说理去！”



穆仁智冷笑一声：“哼！谁不知道，东家就是二县长。你哪儿说理去！”杨白劳又气又急，说了一声：“你们不能昧(mài)良心呀！”就昏了过去。穆仁智趁他昏迷，把他往桌子旁边拖。捉住他的手，硬按在文书上留下了手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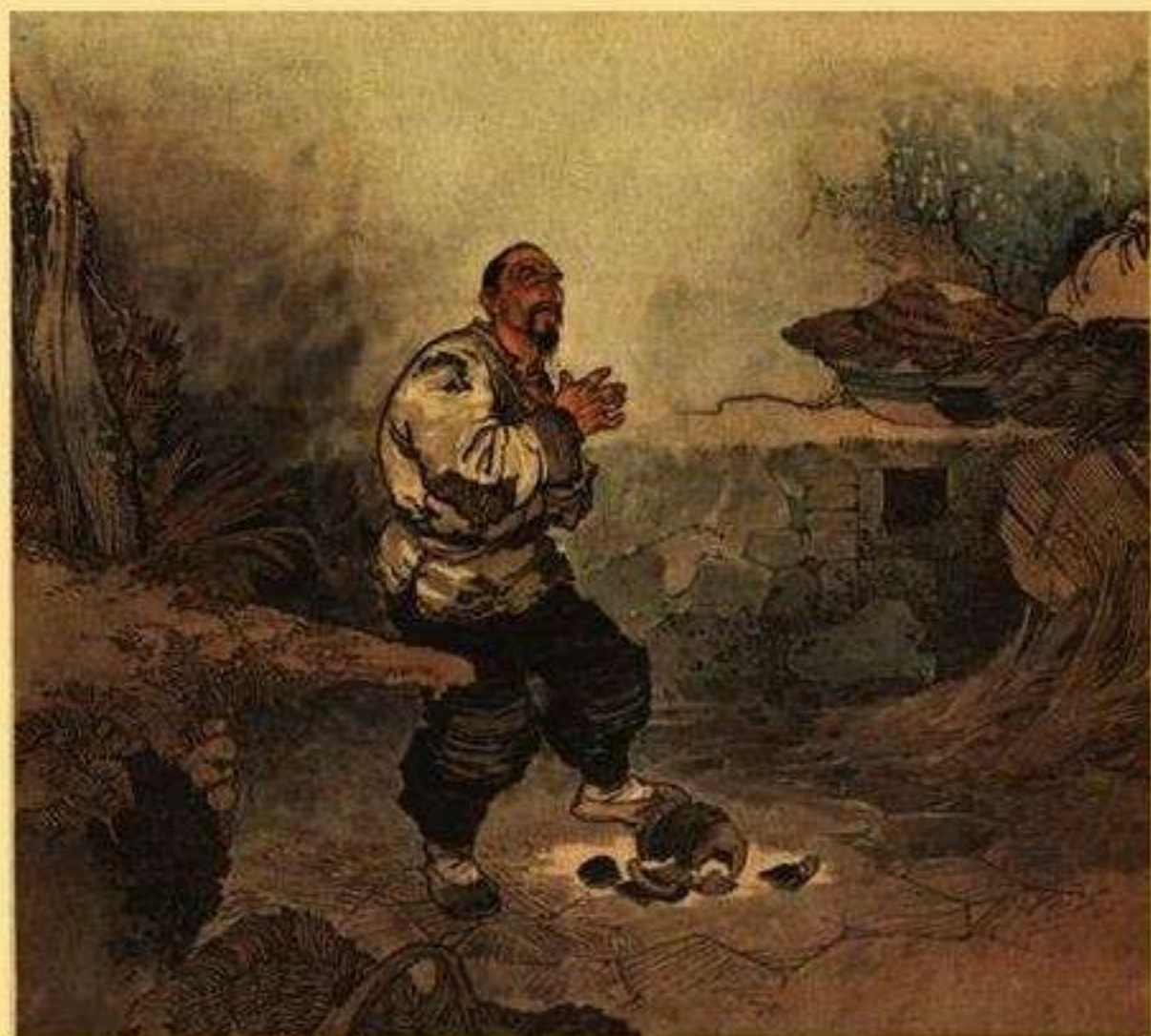
杨白劳昏昏迷迷的，被地主家撵(miǎn)出大门，跌在雪地里。过了一会，他醒来，看见手指上的红印色，心里着急，跌跌撞撞扑到大门上，使劲推，大声喊：“东家！行行好吧！你们不能昧良心呀！”叫了一会，没人理睬(cǎi)。恰巧一个街坊走过这里，知道他受了地主的气，劝他回家去。



喜儿高兴地迎着爹，替爹拍掉身上的雪，扶爹坐下烤(kǎo)火。杨白劳心里难过极了。王大婶他们以为交清了地主的利息，都很高兴。老赵说：“交清了就好了，准备过年办喜事吧！”说着，大家到新房里吃饺(jiǎo)子，老赵乐哈哈地说笑话，喝酒，讲红军的故事给大春和喜儿听。



夜深了，老赵他们回去了。喜儿扶爹在火盆边坐下，自己坐在爹身旁。她觉得爹太好了，就像亲娘一样，她亲热地伏在爹的腿上，睡着了。杨白劳想起死去的老伴，他对不起她，也对不起女儿，忍不住簌(sù)簌地落下眼泪。



杨白劳心里很乱，睡不着。他扶喜儿上炕睡了，转身冲到门口。他要和地主拚去！门开了，风卷着雪扑进来。他好像看见地主凶恶的嘴脸，好像听见狗腿子的声音：“东家就是二县长，你哪儿说理去！”他心凉了，想想无路可走，奔到墙边，捧起瓦罐(guàn)，喝下了有毒(dú)的卤(lǔ)水。



杨白劳走到门边，回头看见喜儿盖的被子又薄又破，又回到炕前，脱下棉袄，给她盖上，轻轻说：“喜儿，爹不能管你了！”他肚里难受，扶着墙走出门，转身把门钩(gōu)上，顶着大风雪，向地主家走去：“黄世仁，我死到你大门口去……”他摇摇晃晃走了一段路，支持不住，倒了下去。



年初一，天还没有大亮，王大婶来叫醒喜儿。赵大叔拿着红布喜字，也来了。不见杨白劳，大家正奇怪，有人跑来说：“杨大伯怎么的啦？躺在村外！”喜儿吓了一跳，急忙奔出村去，只见她爹直挺挺地躺在雪地里。喜儿直扑到她爹身上，伤心地大哭：“爹呀！爹呀！”



穆仁智带着打手走来，拿出文书念了一遍，就叫打手把喜儿带走。大春气炸了，要跟狗腿子拚命，被大伙拉住。赵大叔、王大婶向穆仁智求情，愿意代杨白劳还钱，穆仁智说什么也不答应。打手们拔出手枪，硬把喜儿拉走。喜儿滚在雪地里哭喊：“大叔大婶救救我呀！”



喜儿从此像落进了狼窝，天天被黄世仁的娘打、骂、罚跪，用烧红的铁钎(qiān)子戳(chuō)，受尽了折磨。幸亏有个张二婶，也是被硬拉到地主家来做活顶帐的。她看到喜儿受这样的折磨，穷人帮穷人，处处卫护着喜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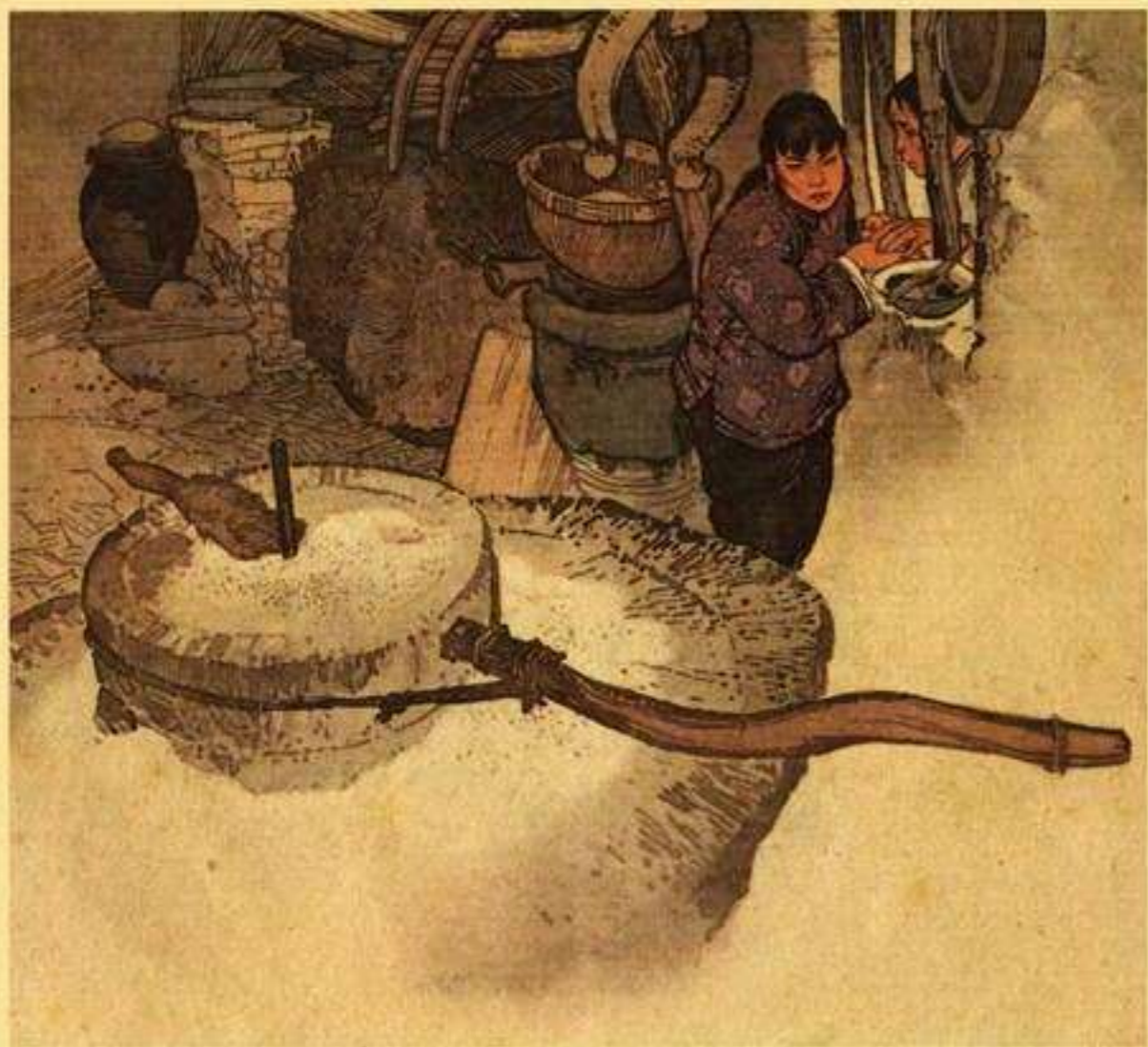
一天晚上，喜儿在给大春做鞋，黄世仁嘻皮笑脸地溜进屋来，问鞋是给谁做的。喜儿不理他。黄世仁恨恨地走了。又一个晚上，喜儿一个人在佛堂里，黄世仁又偷偷地进来了，溜到喜儿背后，一把捉住她的手。喜儿叫喊，张二婶睡着了没听见。黄世仁就欺侮了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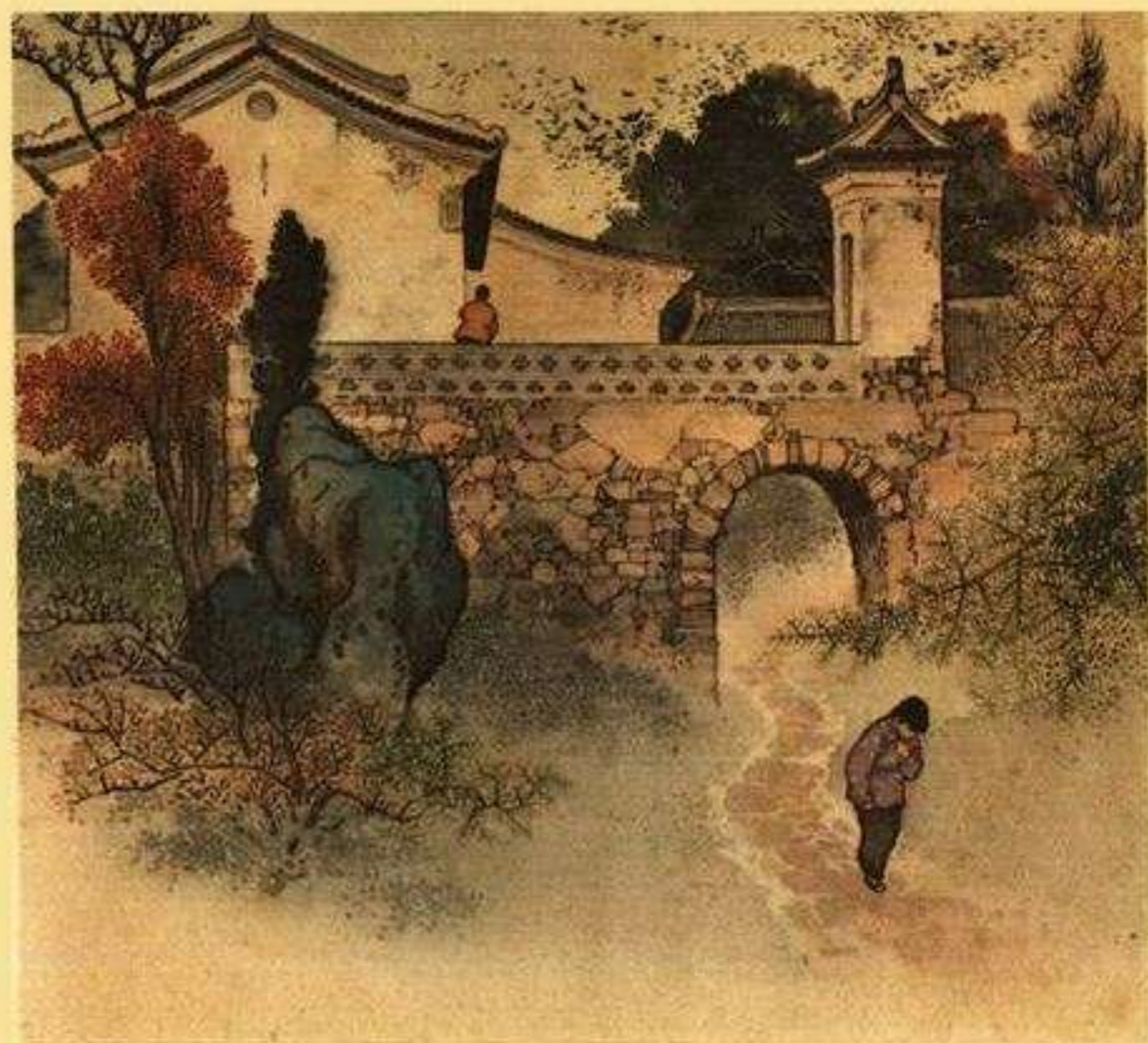
张二婶半夜醒来，见喜儿床上空着，急忙起身找她，找到佛堂里，见喜儿被绑(bǎng)着，连忙给她松开；喜儿愤恨得发疯一样，刚松开绑，撒(sǎ)腿就往外跑。张二婶使劲拉住。喜儿哭着说：“让我死去！”张二婶劝她：“不能啊，你还年轻，你要活下去，往后有报仇的日子啊！”



张二婶把喜儿劝回屋里，然后去王大婶家报告这件事。就在这天，大婶家的地被黄世仁抽回去了，娘儿俩急得一夜没睡。大春听说喜儿受了欺侮，抓起斧(ǔ)子要和地主拚去。赵大叔劝住了他。他们商量了许久，决定让大春到地主家领喜儿出来，一同逃到黄河西岸找红军去。



再说喜儿被捉回以后，黄世仁叫把她关在磨房里，逼她做苦工，更残酷地折磨她，打得她浑身是伤。张二婶常来看她。这天，张二婶端来一碗挂面汤，喜儿推开碗不吃。二婶劝她：“孩子，吃点吧，大春哥会回来的。只要活下去，以后一定能报仇！”



过了几个月，一天，黄世仁的娘忽然差人来把喜儿叫到屋里，说：“过去的事别再提了。今天晚上，我叫你大婶领你回去过日子……”喜儿眼也没有抬一下，回身就走。喜儿走后，张二婶刚好送茶来，听见地主婆和穆仁智在说话。偷偷听着，她吃了一惊，急忙往回走。



张二婶到帐房里，找到了后院门的钥(yào)匙(shi)，又急忙到喜儿屋里。这时，喜儿已经换了家里的衣服，坐着等大婶。二婶说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别做梦了！黄家把你卖了六十块钱。人贩(ràn)子就要来捆你。”喜儿气得要和地主拚。二婶拉了她就走，说：“别傻了，快走吧！”



二婶打开后门，给喜儿一些钱，说：“孩子，怎么也得活下去，等大春哥回来报仇。这些钱，路上花吧。”喜儿不知道往哪一头走好，二婶指点了她。喜儿在黑暗中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。穆仁智带了人贩子到喜儿屋里，一看人没了，急忙报告黄世仁，黄世仁连叫：“追！”



喜儿在山沟里，回头看见了灯笼火光，跌跌撞撞拼命跑。灯光越来越近，她急得心怦（pāng）怦跳；忽然听到水声，借着星光，看清前面是一条大河。追的人已经很近，她慌慌张张顺着河跑，想找水浅的地方……看见一丛芦（lú）苇（wěi），她一步一步蹒（cǎn）进水里，藏到芦苇里去了。



黄世仁带着人四处寻找，慢慢找到芦苇边来了。一个打手正要钻进芦苇去搜（sōu），穆仁智忽然发现喜儿掉下的一只鞋，叫了起来：“一只鞋，喜儿的！”旁边有人接着说：“准是跳了河了！”黄世仁在地上仔细观察了一会，恨恨地说：“明天顺着河沿给我查！见不到死的，要见活的！”



黄世仁带着狗腿子回去了，四周静悄悄的，喜儿从芦苇里出来，爬上山坡(pō)。黑夜里，呼呼的风声中传来一声声狼嚎。她回头望见地主的灯光，捺(nà)不住愤恨，指着骂了一阵，她高声喊：“我要活！我不死！我要报仇！我要报仇！”



她浑身大汗，咬着牙不停地往上爬，爬一阵，听一听四周的动静。天慢慢亮起来，大山里，野草齐腰深，她忍住腰疼肚痛，拼命往高处爬，想找个地方歇息一下。半山腰有一个山洞，她挣扎着爬到洞口，支持不住，扑进洞里，就倒下了。



喜儿就在这个山洞里安下了身，肚子饿，逼着她去找些什么可吃的东西。她在茫(máng)茫的大山里到处寻找，拨开野草，扒开泥沙，爬上峭(qiào)壁，攀(pān)上树枝，采到苦菜酸桃，捉住野兔山鸡，都拿来吃了。她要活下去，她要报仇。她就这样活了下来。



天气慢慢冷起来，山里可吃的东西少起来了。喜儿不得不跑到更远的地方去找。山坳(ào)里有座奶奶庙，每逢初一、十五，有些老太太来点蜡上香，供些糕饼。这天正是十五，月光很明，喜儿窜进庙里，看见神桌上摆着新鲜的糕饼。她急忙把它倒进衣兜，带回山洞去吃。



冬天，北风吼叫，大雪纷飞，喜儿身上衣服又单薄又破烂。她冒着风雪，从雪底挖(wā)出干燥的枯枝；到奶奶庙拿来一束还没烧尽的线香，急急奔回山洞，引着枯枝，烧起一堆旺(wàng)火。山洞里温暖了。她偎(wēi)着火堆，在寒冷的冬天里，才没被冻死。



三年过去，喜儿的头发变得雪白，衣服破成一缕(1ù)一缕地挂在身上。她站在山头上，望着远方，她喊：“大春哥！大春哥！你在哪里啊！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！红军啊红军！你们快来吧！快来搭救我吧！快来为我报仇吧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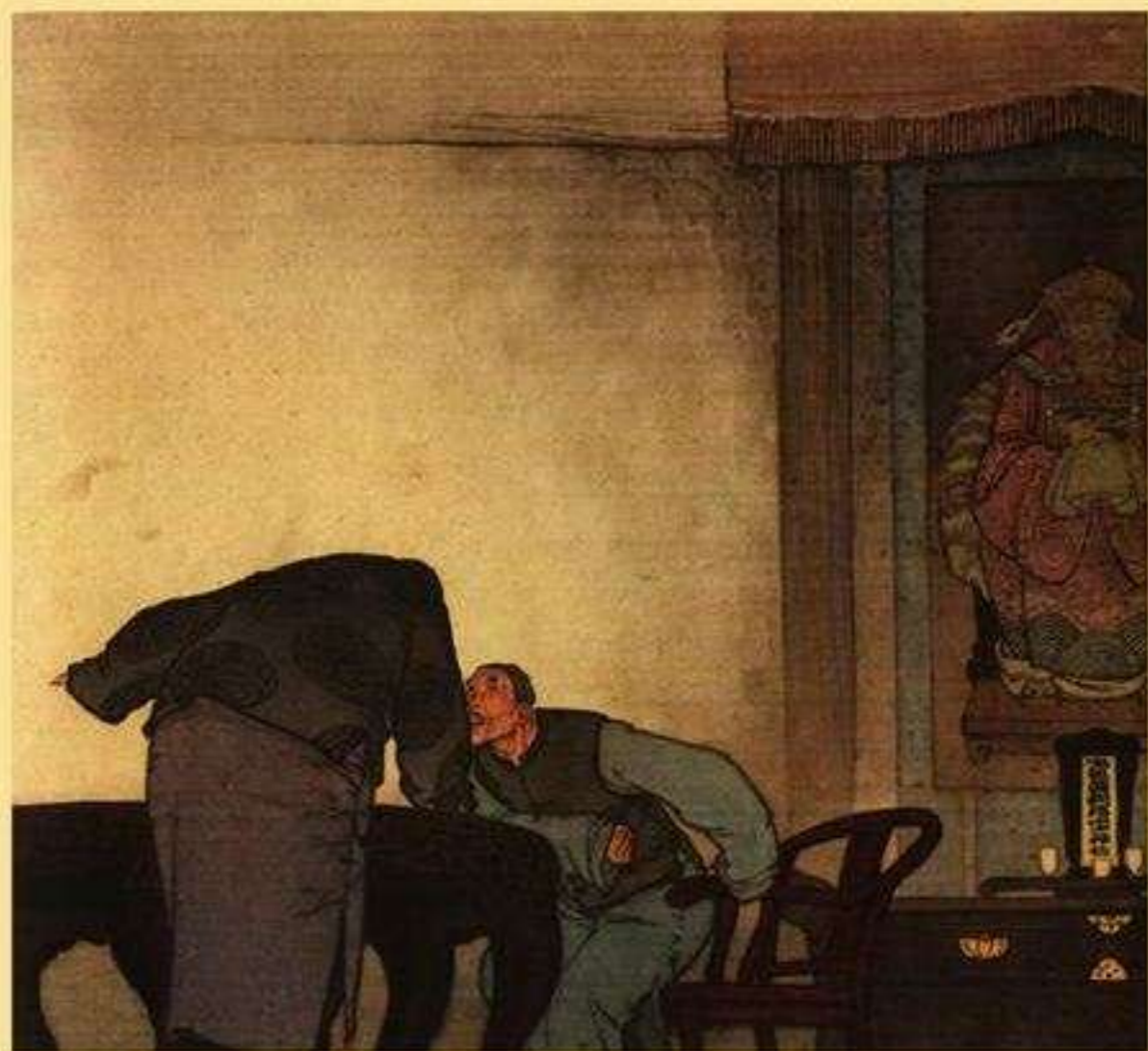
王大春从家乡逃出去后，渡过黄河，找到了红军，当了红军战士。一九三七年，日本鬼子在芦沟桥发动侵略战争，国民党反动军队败退下来。黄河西岸的红军，开到河东去打日本侵略军。这时红军改叫八路军。王大春跟着八路军，过了黄河，向东前进，离他的家乡黄家川不远了。



黄世仁听说八路军来了，急忙带着穆仁智到城里，找他丈人商量鬼计；路上遇到大雨，两人躲进奶奶庙。恰巧喜儿闯进来，黄世仁吓得直叩头，求“白毛仙姑”保佑。喜儿见是仇人，拿起蜡台就打。两人连滚带爬地逃走。喜儿追上去，用石块打得他们脸青头肿(zhǒng)。



大春跟着部队开进黄家川，他见赵大叔在山坡上放羊，高兴地说：“赵大叔，我回来了！”老赵认出大春，半天说不出话来，跑下山坡，拍着大春的肩膀说：“大春，你到底回来了！”乡亲们听见，都围(wéi)拢(lǒng)来，问长问短。大春的好朋友大锁，紧紧地接(jiē)住了大春。



部队决定留下王大春在村里工作。黄世仁听到这个消息，在家里发愁。穆仁智满头大汗地跑来，说：“不好了！那些穷小子在开会，大锁他们吵着要斗你恶霸(bà)地主呢！”黄世仁听了，急得连说：“这，这……”穆仁智小眼珠一转，接着，两人嘁(āi)嘁喳喳(chā)商量起来。



晚上，乡亲们在大春家里开会。穆仁智偷偷溜到村东头，在大锁家墙上贴一张纸，上面写四句话，意思说：“白毛仙姑”生气了，不许大伙斗争地主，谁要是胡来，“白毛仙姑”就责罚谁。穆仁智又溜进院子放火。大火惊动了开会的人，大春带着乡亲们立刻赶到，把火扑灭。



大锁猜透这是地主分子捣的鬼。这时，有人发现了墙上的那张纸，揭下来给大春看。大春仔细想了一会，问：“今天十几了？”旁边有人回答：“十四了。”大春说：“会不开了，大家回去睡觉吧！”大春和大锁他们回家，商量到半夜，决定揭穿地主使的这个鬼计。



第二天月光很明，奶奶庙四周埋伏着人。大春和大锁带着手枪、大刀，藏在庙里。等了一会，喜儿来拿糕饼，发现庙里有人，跳上桌子，装模作样，想吓唬(hù)他们。大锁窜上去，一刀没有砍中。喜儿慌了，急忙转身，窜出庙门逃走。



庙外的人来不及堵住，喜儿逃上山去了。大春和大锁向山上追去。喜儿飘着一头白发，连窜带跳，翻过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，像飞一样快。大春开枪，她惊慌地向山涧逃去，大春和大锁紧紧跟在后面。



喜儿逃回山洞，拚命爬上岩石，藏在阴暗地方。大春大锁追到洞口，向洞里望去，阴森森漆黑一片，估计这个“白毛仙姑”已经逃进洞里藏起来了，就举起火把，一步一步向里面走去。火把照亮了山洞，他们小心地仔细地搜寻着。



转过一块大石，大春发现一堆冒烟的枯枝，轻声说：“大锁，瞧！”喜儿吃了一惊，不觉也叫了一声“大锁”。大锁听见石缝里有人叫他名字，惊奇地说：“大春，你听！”喜儿更吃惊了，喊一声：“大春哥！”大春这时看清这个满头白发的人就是喜儿。他叫了起来：“喜儿，喜儿！”



喜儿在大把光里看清是大春，脸色变了，哭喊着：“大春哥！你真的回来了！报仇！报仇啊！”她昏了过去。大春抱起她，和大锁一起下山。半山中迎接着赵大叔、王大婶和张二婶，他们听说是喜儿，真是又吃惊又心酸。山里村边，乡亲们到处传开了：“是喜儿呀！”



大春他们回到村里，立刻把黄世仁、穆仁智看押起来。第二天，村里开斗争大会，贫苦农民在大会上，吐出了满肚子的苦水。喜儿也诉了苦、伸了冤。恶霸地主黄世仁、狗腿子穆仁智在群众面前发抖了，服罪了。在群众的要求下，枪毙(bì)了黄世仁这个大坏蛋。



黄家川从此翻了身，喜儿和大春结婚以后，两口子愉快地生活着。喜儿的头发慢慢地重新变黑，显得更加美丽。喜儿和大春辛勤劳动着，热情地支援革命部队。温暖的阳光照耀着祖国宽广富饶(riáo)的田野，他们站在高坡上，望见远处参加抗日战争的部队，浩浩荡荡地前进着。

白毛女

华三川 画 方敬群 撰文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福州路1532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014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新新印刷厂印刷

印数 1—65,000

统一书号：K13024·3016

定价：0.53元